



田叔禾小集卷之五目錄

男田 藝衡 私識

書 十二首

上巡撫陳公書

公名克宅字即卿餘姚人正德甲戌進士巡撫貴州

又上巡撫陳公書

上巡撫李公書

公名中吉水人正德甲戌進士巡撫山東

答陳約之書

公名束鄞縣人嘉靖己丑進士湖廣按察司僉事

又答約之書

與中允唐公應德書

公名順之武進人嘉靖己丑進士

與翁仁夫書 公名萬達揭陽人嘉靖丙戌進士廣西按察司副使

與屠諭德文升書 公名應峻平湖人嘉靖丙戌進士

與屠副使國望書 公名大山鄞縣人嘉靖癸未進士

上魏國公書 徐公名鵬舉

答尚書霍公書 公名韜字衛先南海人正德甲戌進士禮部尚書

與周克道書 公名積廣東人

田叔禾小集卷之五

錢塘田 汝成 撰

男 藝衡 私抄

書

上巡撫陳公書

下官無狀承乏茲土吏治民風麤獷涉獵竊抱
隱憂欲獻過計言之則似迂愚不言則失智者
未明之覩蹇且病訥孤憤之懷誰與抒者顧明
公往矣用是忘踈謬而論記也下官所憂非為

二三小吏幾微墨守負課程慢期會也迺所憂則長慮一方積弱之弊爲梗難支爾今之爲貴州者類曰羈縻而治此非高明識治體長者言也迺今所患正坐此爾夫羈縻之令先王所以待夷狄也貢賦不徵其國朝聘不列其君是以來則修委積之餼去則申疆圉之守視若牛馬然令勿蹶觸而已若夫要荒之服時享而歲貢者已有文告之辭征伐之典治之加夷狄一等矣况不爲要荒者乎貴州雖絕遠給繇入稅與

內地無異青褐之使交轂而馳非要荒之服也奈何欲以夷狄之法待之哉善乎諸葛亮之治蜀也曰南中反覆非振法不可其時若馬忠之守牂牁李恢之叅帷幄皆以威稜誅鋤豪猾故夜郎終孔明之世不敢稱叛近事若馬燁顧晟亦以殺伐震懾八番八番之民祠而頌德至今不廢未嘗以嚴讐二公也豈非真高明識治體長者哉今夫御馴駟者垂其轡的馱駟之騎則重勒而復勒中州之民譬則馴駟也邊陲則馱

日精元集卷五
驛之騎也垂鞵以控馱驛之騎鮮不摧轅而覆
軌矣夫貴州右引巴岷左屬象郡南扼昆明之
吭以蔽湖襄四面阻險百夷盤據官吏出入非
兵衛不敢輒行鳥道崛鬱溪谷間之毒草蒙密
炎蒸歊臭曾無尋丈之地馳可肩儼卒有椎埋
胠篋之奸呼嘯跋扈非可走尺檄而械致也又
多縵土灌以流泉沃而敏樹故四方流冗亡賴
匿命此焉逋藪慮不爲土著而胥宇者故其心
易動緩之則鳥集急之則麋駭非有邑里名數

按比伍而尋躡也宣慰安撫長官諸司裂壤而
守各私其家豪舉鼎立幽明之課不登天府故
婪覷者無懲非若中州之吏憚繩墨競業檢束
也夫以孔棘之地雜以易動之民統以無嚴黜
陟之官而部刺長吏猶欲一切寬假冀其苟安
胡可得也是以雕結之酋睢盱自恣加以逋逃
黠桀嗾弄其間箝制官府一有按驗輒揚幟而
號曰吏激我變其倒行逆施之事胡可長也國
初戍卒二十萬今物故去者十八九矣其一二

存者又直以給負擔擷徼之役供行李往來非能殼甲而馳擊刺素練也指揮使而下又率選奕雜伍庸隸曾無諳韜畧緩急可倚者也夫以緩急無益之將帥不練之兵強而使之雖五尺之童知其難矣是以一有征勦必藉土兵我軍既單土兵益橫始非厚賞不足以賈其行幸而凱旋雖鹵獲載途莫敢詰問何也我固無以加之也其積弱之形非旦夕矣蘇洵有言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也故先王慎擇遠方之吏廼

今藩臬郡守主上賴以宣威德而靖遠人者其所推用大半以失職左遷之人取具名數若下官者固已擯而量移者也彼其處心積慮寧復有求圖哉計日而居遷延得代倖頃刻脫去而已休明之世豈乏人而使之獨於一方靳惜何也將以惡地難治乎則不當以不齒掄擇之人據盤錯之任若以爲易也則廟謨已舛甚非所以戢外而寧內也土官之家率詬集淫雲無廉耻顧愛威之則帖服優之則傲慢上侵譬諸

小人未可以慈仁導化也今法令曰土官非徒
以上不得參提長吏奉行憚于條奏雖受賕枉
法者亦以笞杖出之益以驕玩今縱不能褫爵
削地與流官比獨不能假律令以屈辱當衆薄
責消其桀驁之心乎釋此不行而姑息因仍是
隳法而惠惡也人亦有言覆宗萌於睚眦奪璽
起於穿窬言治盜不可不蚤也往者阿黑變于
尾洒阿旁蹶于清平也富陸梁于平浪當其初
直眇少鼠竊爾失而弗治遂至煩師數年而克

故欲地方無變莫若重購盜之令懸百金而購
一盜貪利忘死者孰不趨之捐不出萬金而諸
寨名捕之賊次第可磔矣若發覺而逮鞫者勿
令亟配姑禁錮考掠以詰黨與縱未能盡除亦
且屏跡他所今之治盜者無論殺傷第隨俗講
解以牛馬爲償百一致法重不過充徒而已彼
亦何憚而不爲也夫上之所用既非其人下之
所以制馭者又復失體是以法度日弛威稜弗
張姦宄公行逆節比起大抵皆羈縻之說壞之

也故曰仁者不廢法而施恩智者不遺遠而察
近勇者不牽議而惕日蓋法廢則長奸恩不可
得而普也遺遠則憂迨內不可得而救也牽議
則生疑事不可得而舉也失斯三者里胥不可
以治五家之市而况于遠方易亂之民乎夫貴
州之患最大而可憂者莫如水西頃有爲水西
之誣者曰貴州區區揮沫可濡其諄謾不道一
至於此尚可高拱而羈縻哉若其比周之雄聲
勢相倚者則西有芒部南有播州北有酉陽此

三四酋帥慮無不欲屠剪頡頏厚自封殖者迺
者安氏擁兵不調播州不服節制芒部烏蒙仇
殺不可居解酉陽侵烏羅奪麻兎之地幸而國
家全盛猶以文移服屬脫一方有鋒鏑之警此
輩尚肯帖然俯首而已哉積弱如此而議者猶
欲以羈縻臨之此下官所以日夕疚心強聒而
不舍者也夫法當飭始禍貴塞源今者始已蠱
而源已潰矣非卓犖明達之才不可責以善後
之治也明公立節慷慨時論所歸誠能采不諱

之言畫未安之策刻積弱之弊折不軌之萌即
使下官未滯炎徼十年不調所以報主恩而酬
壯志者亦不虛矣伏乞裁察無任拳拳

又上巡撫陳公書

日在銅仁聞諸道路言凱口餘孽復肆倡狂氓
隸無知妄相眩曜此小人兒女之見非君子之
所憂也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攻伐之策亦
當異應往者一二梟鏡負其窟穴草竊爲姦者
皆內儲糗糒外翼黨與包藏十有餘年迺敢陸

梁以延歲月迺今諸賊以亡命之餘憂在溝壑
冒萬死一生之計嚙呼而起非有旁寨渠酋通
謀結納擁群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跽伏
其中無異甕缶襁升斗之糧躡尺五之道束腓
而登無異哺齧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庾廣
畜大豕肥牛以資擊剝也失此二者爲必敗之
形而欲攝枵腹張空拳睥目而前以膺貔虎是
曰刀鋸之魂不足慮也然竊聞之諸賊首禍一
招而合者亦三四百人課其十日之糧亦不下

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經月不餒者無廼有間道捷徑偷輸潛輓以給其中者不然何所恃以爲生也夫蠻陬夷落之地事異中原譬之禦寇于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爲力故征蠻之畧皆廣列伏候扼險而趣高四塞以困之故謂之得地若我遜其險而彼乘其高順逆強弱之勢已懸倍蓰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蓐食屠剪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柵勤其間覘嚴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乘退

無所逸遠不過一月而羸疲之屍豪礫麾下矣若夫我軍旣固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鑿也相持旣久觀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窮而銳或晨昏惰卧刁羊失鳴則劫營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旣周奸謀益窘必甘辭納款以丐殘息目前雖可妥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又有膚見宵人徂于詭道欲出其不意以徼一獲彼旣鑒于前車我復襲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圍之

策不可不距也茲數者雄畧神籌必有成筭而
䟽腐之識敢效區區者誠忝下屬而綴末班休
戚同情廢寢食而過計不敢避越俎之嫌也至
于事平之後經畫猶煩夫凱口雖微亦牂牁之
巨阨也崇山密箐磴道迫脅兵不得橫錫人不
得並躅迺遣一二眇小之官提數百不練之卒
星散其間豈能持久往者爐山之變亦甚縱橫
幸蒙前列刊木鑿竇夷其險棘開屯設所經營
數年之間始得寧謐則今日凱口之議似不當

出爐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以綿弱失其疆
場頃蒙上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口捐軀猶難
報稱迺今哄然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遺也既
不能宣布德化俾彼投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
腹之雄先鋒效力是爲失職之臣與叛逆無異
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土田是賞姦而獎亂也竊
論此人當褫爵削籍移其族屬編之氓伍開設
縣治衛以軍屯若以勢有不行法當稍假亦當
暴其罪過聲諸市闕重加懲罰庶威振恩覃快

人心而伸國法也道里遼絕消息難真又未得躬奉戎行厠闡外未議懸度之論無補膚公冒瀆威稜不勝惶悚

上巡撫李公書

奉違台範迅忽六年頻播遐荒無由修候憶昔領教慨士習之披靡民風之澆陋嘗反覆尋繹以爲長者之言不敢忘也去歲與鏡石君同役都下亦時時談之頃者訖事南還取道勝縣見其黎庶流移閭閻彫瘵拋嬰餓殍枕藉道傍畝

畝棄而不耕棄棗伐而無禁比至臨城則傳舍闐寂無所棲止託宿民家僅具麥飣葱羹以葦箔布地而已不惟食不下咽而寢亦不能安枕也詢之父老皆云此邑旱潦荐仍逋糧不貢者三歲矣官府雖未催徵奸吏時爲恐嚇况乎近年工作繁興陵廟並作採辦之使接踵綱運之官駢轆逃者懼不敢歸存者累而併去差日加而愈重稅有額而難除積痼沉綿元氣槁索即有卓魯龔黃亦不能以空言撫字也夫大更局

固固非時制所宜要其間亦有可以因事設施
去其太甚稍解倒懸者然而逡巡莫舉殆亦有
由蓋此邦爲齊藩邊鄙守土之官曠世不歷又
無鄉宦顯者堪以白事公門邑小事繁縣令救
過弗給卽有愛民之心亦惴惴焉莫敢陳控是
以利有地而莫興弊有根而莫拔吏有侵漁而
莫剔民有冤抑而莫伸百毒下吟爲日久矣伏
遇明公代天宣化居高聽卑行將造命寰區豈
肯近遺一邑第下官偶有薄見不敢不陳夫見
稚子入井而怵惕萌生非以要譽也下官此舉
大類於斯其事之詳則縣令父老自能言之明
公試垂聽焉擇其可者見之施行則茲邑之感
當不啻詠甘棠而頌召伯也

答陳約之書

日者稅駕武陵適閱橫潦流盼鄂渚言念良朋
聞南巡之有日欣高會於不期而風雨仍乖音
塵竟阻契闊之懷祗增悽惋爾比接芳訊適在
夷落魑魅之裔豺虎之窟瘴霧凄晦之晨得此

慰藉真若首疾之蠲而心瘳之瘥也空谷跽然
之喻又安足云南州炎德攝衛恒艱伏承冲明
在襟起居無恙幸甚幸甚不覲顏色于今三年
矣僕既久辱泥塗君亦中隳霄漢世味物態俱
各諳嘗足下試論今何時哉顧盼而言猶觸忌
諱俛首結舌亦又矯情徒欲依違其間東迎西
忤求寡謗尤不可得也追惟疇曩南宮容裔携
手雅步緩帶岸幘雄論縱橫都忘爾汝何地位
之隔而襟懷之改與是以汲黯懷忠樂居郎署

陳咸憤世積思京城古今人情諒亦同揆矣猥
荷贈言兼致新什發函引紙璀璨滿前足下咳
唾隨風悉成珠玉信乎嶰谷之管皆清音玄圃
之臺無頑磧也席珍如此陶倚何加而猶興言
顛頤屬意雞羣北門抱終窶之愁伉儷甘食貧
之守何異負千金而行丐韞獨繭而號寒邪昔
買臣困於樵采仲蔚淪於蓬蒿彼在遲暮猶致
通顯今足下當英妙之年負卓犖之才會風雲
之力以軼埃壙之表視彼鴻漸之儀困於樊枳

者已翱翔千仞矣行當振翼紫微揚聲闐闐鬱
爲上瑞以應昌期何偃蹇之足憂也足下又云
將卜居陽羨唐子焉依此非得策中谿云云信
而有徵且聞唐子之家亦裁取給雖徐吾不惜
東壁之光而轍鮒難候西江之水蛾伏而徃狼
跋而歸又將于何託處也嗟乎約之計亦左矣
僕之愛子何如唐君錢唐腴茂之區何如陽羨
舍此趨彼何足下之無聊也僕家世負郭籍祖
父之業力田服賈頗有餘貲倘足下晚節倦遊

菟裘在念吾當爲子求田于西湖之灣方山之
陽問舍于闐闐之衢治中人十家之產農末雜
作已足優游且其地沃而宜稔俗淳而好禮又
有清溪碧石蘭嶼荷洲茂樹穹谷可以遊衍使
僕得與足下比園廬通袍澤展嬾婉結朱陳之
戚敦管鮑之風追二仲之蹤希七賢之逸垂綸
苴藻之沼談稼槐柳之堤酌醴焚魚伏臘相勞
顧不樂與又何涉千里而孤棲緩急無所爲力
也嗟乎約之吾真休矣精華飄忽褰裳何之立

德病于蹉跎建功又非掀揭汨余白髮糞壤同
捐良可慨也夫文章經國之大猷致身之上務
中古已還雋茂之士勒名琬琰者率由茲選釋
此不務而逐刀筆之末簿書之叢疲神殫力以
射榮問棺未窆而名已沉纖纖乎日及之朝黜
爾不亦謬哉引疾之疏闐然不報想置格矣頃
草一剡益以懇辭因鄒子以託屠子不知屠子
之爲我謀者復何如也川途迢遞莫展殷勤抱
慆填膺言詎能述

又答約之書

伴來辱金玉之音慰薦勤懇幸甚幸甚頃聞玉
體負瘵大類長卿而游藝之功猶不暫愆甚非
所以因天人之際保壽命之元也夫陰陽合體
氣魄控搏多記則損魄多誦則損氣氣魄旣傷
精神靡潰六沴抵巇内外交戕攝鍊之家此爲
深忌是以子雲發寤於嘔心嗣興劫形于縞髮
長吉勤而駭嫗孝先懶而腹便憂樂旣已殊科
修短又復異享取舍之分不待諛者而能裁也

陳君青年博雅吾黨所希尺牘片言已足名世
又何必馳騁藝囿彈壓前修晝夜拮据寢食都
廢虧冲粹之性積膏肓之疾乎且古今才人垂
聲琬琰者類有天助不可強也譬之沙丘之驥
若耶之姬要之形不別于驪黃態不離于粉黛
耳聞者且以爲麟角鳳味絕世竒珍安知卑櫪
無滅沒之乘而茅茨絕窈窕之姿乎幸而當其
時則足以華上宮而充內廐不幸而風塵奄忽
亦且驂欵段而伉犖應爾語曰無爲名謀視運
否休無與利角視命厚薄此二言者僕已驗之
審矣不識陳君以爲何如也更惟怡神恬寔以
迎太和禁絕吾伊以葆真絜涉岐黃之寶訣躡
佺期之高蹤上貽慈母之歡心下慰細君之結
念不亦美乎昔柳子厚欲已李睦州服氣之術
更僕千言猶恐不寤竊以陳君勤學之癖不過
睦州而故人愛念之私寔同柳子似不必盛氣
繁詞以瀆聰聽也試采納而留心焉幸甚幸甚
夜郎淫滯以日爲年頃以入覲脫歸遡游東下

若鳥越樊笈鹿銜原野菜下三宿之戀斬然絕
矣行次長沙覬接丰采而軒車蚤發企望悵然
萍梗支離未卜合併之所爾

與中允唐公應德書

頃者執事以直道蒙譴屏跡巖壑初聞抱鬱彌
旬悲同志之厄迺今移其悲以悲世而爲執事
者稍稍解矣僕雖竊祿疏遠然端居靜馳周流
社稷之慮恒廩廩焉終夜擁衾不交睫也夫世
際乾姤之會盛衰之機驟發大難之端人將駭

而不信同狃燕安之習則又覩焉疚心私言之
徒負訕上之名公言之則又恐殘骸骨貽老親
之戚嗟乎悲哉 國家承運之昌跨凌前代即
有阽危之變徃徃消歇遠若 英皇蒙塵而復

辟 武皇盤遊無度蹕道不驚近若諸邊叛卒
外連反虜可謂寒心而倏然冰釋南征之議脫
不受命構兵其容已乎而負組來歸曾不遺鏃
凡此等事殆皆百靈呵護其間非智謀所能逆
測也嗟乎居豫者矜履滿者傾覽日月之盈虧

寒暑之遞代天道且不能終古也而況於人乎
幸今英哲在御時振不測之威破落姦膽綱
紀猶張然大臣急于順主廢謀國之遠猷庶官
巧於取名鮮修職之實抱儀文繁縟而慈祥稿
索忠謹遏塞而賢佞紛綸帑藏竭而土木猶營
災變仍而戲豫自在比狄覬覦則上下周章漕
渠洹涸則東西騷屑即使昌運綿長萬無他慮
然憂盛世而危明主非臣子所能忘情也夫上
有督察之術則下有規避之奸上有靜攝之名
則下有偷惰之習上有文過之跡則下有獻諛
之策桴鼓之應寧足怪哉祖宗罷丞相建六卿
更進用事故無權雄抨彈建白雖屬垣臺而百
司亦許以其職諫故無廢事迺今批答繁而顧
問寡六卿希得召見庶官言事即以越職譴之
十九瀕死故皆卷舌不諫夫聞見塞則不得不
秉狙緝爲明批答繁則不得不倚票擬爲助此
治亂轉移肯綮大較誰爲言之而誰爲聽之嗟
乎悲哉方今士大夫以苟容爲福盡節爲愚不

惟不諫而且妬人諫若非臺垣之伍即指目哂之曰是沾沾徼名者死何足憫嗟乎夫人捐毛髮體膚父母妻子之養以靖獻于君王而猶不免越職之謗則皆將折腰立權門緘口取高位然後爲官守也竊聞成化間章德茂羅廷燧黃仲昭莊孔易以諫罷燈火忤旨外貶科道交章申救竟得改官時謂翰林四諫夫四臣抱納忠之忱垣臺極愛賢之力憲皇弘從善之度如此盛事不亦曠世希聞者哉執事崇德飭

行蔚爲時宗而羅趙二君亦復特達雅稱三元頃以朝儀䟽闊爲諫此寔六卿更進之端倪也怒忌橫生竟以削籍科道未聞有交章救之者夫以三元同聲一朝駢罷比之章羅諸公尤爲奇偉使漢人逢之必將爲語爲謠以極標目光史冊迺今文字不逮漢人即使爲語爲謠亦不磊落俊雋可誦可傳恐遂泯泯落寞良可慨也雖然執事豈沾沾徼名者哉進不負君退不失已完骸骨守蓬葦不貽戚于所生斯已矣僕慙

拙不諧世態連年求歸猶未得請今已懇疏不
識主者作何判置以僕之不得歸故欣執事之
歸向移其悲以悲世而彌旬之鬱稍稍解也山
居閒寂眠食自如珍攝幸甚

與翁仁夫書

胥江會李月山談左江平定之績甚悉歸美於
執事甚厚嗟乎人患不修職爾鶴于陰而霄聞
鼓于宮而谷振實弘聲茂于今有徵幸甚幸甚
雖然事無全功而願有時謬責望者易浚而取

必者難期是以詩人怨斗揭之求而智者戒魯
縞之射又曰行百步者半九十言末路之不可
保也左江荒僻秕政續紛賴兄寧謚而擒李寰
斷趙楷闢藤峽編管十八村尤爲瓌瑋又如交
南罷討力可回天活數省生靈之命足以勒鼎
彝而刊琬琰執事之功亦偉矣優以禮貌寄以
腹心騰卓犖之稱犯行輩之忌執事之取重於
當道亦特矣雖然恐非執事之福也喘嗽憤作
而詰辯嘈呶肌骨削減而案牘糾繞多言損氣

多慮損神兼以莞簟未安羸熊罔兆鐘鳴漏盡
而不知止誰如執事之苦心哉迺今府江藤峽
兩虎咆哮隻刺則偏驚雙餌則兢駭苗獠日橫
法令難施縱設王官尚煩訓擾而執事欲一力
當之可謂勇矣幸而訖事願君少休舍已之田
而耘人之田非所望於執事也昔人有言士爲
知己死知己豈易遇哉善則相推過則引已讒
謗不間而死生不渝此豪傑之士所以甘心委
命以圖報也執事所遇何如人哉不遇其人而

欲冒危履險以應無已之求亦已難矣夫廣西
多變之域也左江旣救必將煩君以府江不然
則移君以八寨又不然則古田瓊崖之役次第
舉矣是賢者無偃息之期而愚者永游優之樂
也諺曰巧婦忘飧懶婦倚門夫人束髮行義而
沒齒令終豈非吉祥大願乎顧事有難料而幸
不可常是以馭馬伏於力窮而畫蛇敗於添足
宜僚弄丸九轉空中而不落客有教之者曰止
止不止將墮前聲願執事采宜僚之喻鑒蛇足

之譏思末路之遙保永終之譽幸甚幸甚

與屠諭德文升書

頃客京華猥承延款聆玄談之斐豐霑嘉燕之
慇渥舊雅新綢久要弗替矣南行以上元抵樵
李起居太夫人閤報無恙幸甚幸甚伏念執事
稟高朗之上資被藻斧之章錦屬英發之壯齡
都清華之選秩有一於斯已足驚世况兼而有
之乎雖然愚竊聞之福不可使盈而名不可使
侈也故紉蘭握瑾者誨妬之良媒也要津利孔

者招怨之危幟也欲談鯁論者騰謗之健駟也
方人儼物者反刺之銛刃也是以君子網盛彩
而不揚履幾望而知戒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
而偃三命則循墻而走自今觀之似乎齷齪選
輒持名抱賴與石建孔光同科而達者稱之以
爲必有後於宋固知忠厚積福之基而謙虛育
德之本也執事秉直明義憤世疾回稠衆廣筵
時騁圭角非靈均之露才類國武之招過雖或
濟以溫言怡色慰寵下輩而聞者猜忌云匪由

衷竊以爲翰林非臺諫之伍宮僚迺台輔之儲
年華浸邁則任俠當蠲聞望漸隆則矚盼愈衆
以今日而例之十年之前愛乎別局矣古之大
臣以含弘爲度以閔覆爲仁涇渭岐澮而挹之
汪洋川岳殊奠而望之坦漫是以進賢而人不
知恩黜不肖而人不蓄愠也况乎狼虎或變乎
懿親蜂蠆亦駭乎壯士睚眦之怒何處無之是
以抱至德者以墮體爲積學和光塵者以爭席
爲左驗雖則寓言亦有至理伏惟執事鑒小雅

之投畀體周易之匪彭親篤渾之鉅儒遠踈豪
之狂少簡評量之漫語講經濟之鴻猷聞人之
善則宣之不索癥以責備也見人之過則閔之
不肯議其短長也夫然則雅鎮之量弘而和平
之社求古之名臣所以輔寅亮之業成覆露之
功者莫不由此夫以執事駿明徹聽何俟區區
而庸庵牛公時時謂我宜陳忠告之言故敢陳
布詩云愛莫助之僕與執事之謂也惟采納財
之幸甚

與屠副使國望書

頃聞服餌以龍骨牡礪爲上劑深竊憂之蓋牡礪澁滯而龍骨燥烈一經火煨猛悍愈加善涸津液膩腸胃則飲食不化膠經絡則榮衛不流甚非所以調中和平煩燥也今夫天地之氣暢則爲春而萬物生摯則爲秋而萬物槁人之氣血亦然是以修煉者以熊經鳥伸爲法按摩者以排堤決澮爲喻皆以宣底滯而導榮衛未聞以枯澁之藥遏方生之氣杜已漏之精欲以壯

元陽而求壽命也故水塞則濁火鬱則臭木飭則癭土堙則墳其在人也氣滯則欬逆血壅則癰疽內有壅滯而外沴乘之大病迺作夫食生氣氣生血血生精精生神神壯則康強神衰則羸弱故攝生者以谷神爲本必先惜精惜精必先養血養血必先固氣固氣必先調食故食者元氣所由生也食以五穀爲主五牲爲助而蔬以五蔬間以五果飲食適宜而寒暑不犯然後省思釋燥不使傷脾旦寢暮虛不使傷胃吐故

納新不使傷氣參鉛點永不使傷精行此數端
庶可保攝區區草木之滋岐黃之術恐難恃以
扶衰疲而完稟受也執事試一思之金玉之軀
珍重珍重

上魏國公書

昨日江寧縣民楊巨等到司訴列幕府倍徵場
租事下官疑其無賴斥不受理次日巨等環馬
持狀呼泣漫爲判查始知所列一不爲誣已有
按驗不可中止不知曾有聞之左右者否使其

聞之恐不當如此于于自若也草場故官地非
幕府所得擅佃芻牧餘貲當充官用又非幕府
所得擅徵也二者已于律令有礙况可倍徵其
入以震驚畿甸之民哉執事仁恕有聞而部曲
悍卒仗威震下以尅其私村氓無知遂舉幕府
爲號是幕府歛怨于躬而輸利于下也竊爲執
事不取適有爲流言者云幕府之權比三廠之
勢田某安能爲不知此言亦曾聞之左右者否
使其聞之尤不當如此于于自若也方今天

子仁明英武洞察民隱少師楊公以擁立之功
一不稱旨不保名籍內府諸監多先朝寵臣而
陛下御之如驅雞犂皆前代所罕聞者執事雖
多功何如楊少師寵眷雖異何如內府諸中貴
之親且昵也以下官視之猶不免踈遠之憂爾
夫抱踈遠之憂涉驕蹇之跡欲倚三廠之勢以
自安顧不危哉南京根本重地陛下所頻顧
而軫恤者執事虐用其民無所控訴裹糧走京
師陛下廉察其事下之法司遣官追按執事

尚得如此于于自若而已乎夫開國元勳之裔
多以驕蹇削迹獨中山王以仁厚之澤延及苗
胤執事縱自恣獨不念中山王哉嘗聞中山王
出征部卒取民一草一木者輒斬馬前夫以一
草較一卒不等明矣而不以此貸彼者顧損少
而得多也幕府誠能蠲場地以歸有司擒部下
悍卒桎之轅門以明徵租非執事本旨則民莫
不懽然舉手以頌功德是執事一舉而安畿甸
之民衍中山王之世澤也所得不旣多乎下官

爲 天子法吏治事問直不直不得預計其人
顧執事爲留都百僚長義不可不告告而不從
執之未晚也法吏之言不能委曲惟留神諒察

答尚書霍公書

來諭以爲鄉士夫之與撫按藩臬府縣交際往
來率當由中門不當走傍門趨偏階若小吏之
見上官者仰見執事之操履端嚴言論和諍方
今風俗披靡勢利反覆上下之交率唯唯諾諾
以相誇謏誰能抗節秉禮自珍其身以違迂常

路者走嘗傍觀而竊嘆之微執事無所於聞微
走亦不足以諒執事之志三代之時國有定土
民有定君士大夫出而仕于其鄉父兄宗族混
然閭里非若今之時棄墳墓遠棄梓去父母之
疆也當其時固有爲之連帥卒正方伯者然相
見之禮無聞焉鹿鳴伐木之詩畧見稷稱其
士之賢者曰我之嘉賓也而鄉三物之典亦曰
賓與夫賓之言尊也賓之者尊之也故禮賓至
門主人三辭明不敢先屈也賓稱摯主人三辭

明不敢當養也尊之亦已至矣而何敢簡其禮以屈其身故古之君子亦莫不自重其身以立節于世非其君不仕非其大夫不見聞有往聘矣未聞有來見也聞有求而不至者未聞有不求而先之也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交者禮而已矣晉平公之於亥唐也不謂之入不敢入宓子賤之治單父也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至如夷門漿博之徒苟有以自衒亦得以布韋驕貴公子之門秦漢而下雖復廢

蕩然丞相公孫弘開東閣以延名人鄭莊爲大司農戒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執賓主禮何進爲大將軍設几杖以待鄭玄跡其一二猶有三代遺風當是時所以尊賢者何所不至而敢簡其禮以屈其身夫尊賢之禮莫重者賓升階之禮以西爲上夫旣曰賓之矣又何靳焉故古者出入大門拂棖臬而已非如今之有三門也升降從兩階而已非如今之有中道也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明不敢君其室也中道之制殆起

于秦漢之交所以尊君而抑臣者而公府之建
亦遂因之猶言專道而行莫敢敵禮也故專道
之制以之臨下則可以之尊賢則不可古之尊
西階也亦猶今之尊中道也古不靳西階以尊
賢今何靳中道以簡士也故苟以其人之可尊
也而賓之豈惟三公九卿雖布衣之士吾猶爲
執鞭焉苟其人不待上之尊而屈身以求見也
則彼固失已矣又何足與議禮昔者子游之論
澹臺滅明也曰非公事未嘗至室也古之室今
之公廨也古之所謂公事飲射讀法之類也今
之所謂公事則請寄而已矣使澹臺滅明以請
寄見子游固已謝絕之矣今之君子昧于尊賢
之義而其交也率以名分爲重輕故相見之禮
頗皆踈畧不講聞執事之論固已驚心而駭目
矣然執事之論以爲尊賢之典則可槩以語市
道之交則未可執古西階之制以例今中道則
可卽以士大夫請寄者皆得由中道則未可何
也以尊賢之義有未明也然謙厚者集福之基

驕盈者趣禍之府故詩曰維棄與梓必恭敬止而石慶入里門必下車則今之士大夫走傍門趨偏階亦未爲失禮也走學術淺薄不能測義理精微以定權則方將與諸生商確儀度著爲一編以附士相見之末簡先此布指尚容質疑

與周克道書

昨日承顧語及爲學之方倉卒未及究竟以相質難尋復以家累故亟歸情匪得已同志之懷寔有缺望雖然苟有交益之功固不在朝夕晤

語也復念足下以教化大行屬望于僕僕之涼薄何敢任此矧今之教者其言章章于人僕安敢復有所言以相揚厲雖然竊有疑議與足下一洩此懷不知可否嘗謂今之士子不患無論學之名而患無力學之志不患無豁畧之識而患無沈著之功今之教者率又襲爲高明廣大之談而不示以切近精微之序乍聞其說非不雺然心怡徐而究之終無依據是之謂躡等而不顧其安凌虛而不躡其寔後學薄識愈至迷

日知錄卷五
途終日譊譊卒隱浮僞亦可哀也已夫古今見
道之大者莫如孟子而稱教人之善者莫如孔
子孔子曰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而孟子曰所不
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夫博文約禮豈有出於良
知之外者哉而聖人不以一言蔽之者誠欲學
者隨事而認理循序以爲功業積德崇自造乎
會歸之地爾故當其時爲政之對人人殊旨而
同歸于治爲仁之語亦人人殊旨而同歸于禮
至有二人同問而人異其辭一人屢問而時易

其說譬如良醫用藥審寒燠之宜明標本之治
如是而人不受益者鮮矣故曰中人以上可以
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其慎于教也
如是今之教者率先性命之說號稱頭腦不問
淺深上下槩以語人經承之士得其依稀惑于
想像遂以隨事精察者爲逐物而喪心虛衷反
照者爲致知而率性是孔子之說不幾于傷煩
而顧不能如孟子之省約也嘗謂孟子論道得
其高明孔子教人始于切近孟子論道譬如凌

歷太山周覽八極丘陵原隰舉園睫下孔子教人則自其平陸而引之及麓語麓及椒語椒及于巔則向之丘陵原隰亦一覽而無遺矣今之學者不屑循平地麓椒之步而好爲周覽八極之觀企望雲霄終乏羽翼睽睽沒齒竟爲草莽翳滅而已予嘗翫經傳之緒餘約聖賢之旨趣以爲五經四書要其極則一字而兼該條其進爲之方則千萬言而各得故方其始也多闢之塗以誘其入其旣至也則會于一室而四通八

達出入其塗蓋就其識見之近而歆其向往之心鼓其才力之宜而策其造詣之極一行一止皆酌諸心一念一言必揆諸理審義利之辨明取舍之權斯之謂以實心弘實見舉實步以歷實地庶幾素履不愆而率性之原可會悟爾否則頭腦雖明工夫無據名講身心之學實爲口舌之資飾僞長奸論之何益自揣淺陋不能表率即欲聚徒倡說則又倦于鼓唇間以語人則皆墨然而去以爲瑣瑣不知本原殊不可解故

直勉勉循循以自修飭不耐言辭譬如方士得服食之法冀以自養而已非深信篤好辟穀而從者不語也安敢望教化之行哉足下相識雖久而相語未深以此見責寔愧于心書札所陳又不得傾倒肺腑第舉其大指爾若有所見不惜書來以開愚昧是所望也

田叔禾小集卷之六目錄

男田

藝術

私識

銘四首

頌二首

傳三首

說一首

誄一首

祭文六首

西山銘

并序廣東立石

錫類堂銘

并序河南周藩

拙客窩銘

為廣西僉事陳公作公名大璠字弱寶莆田人嘉靖癸未進士

瑪瑙杯銘

德雨頌

有序為餘杭縣知縣蔡公作公名潤宗晉江人舉人

倪母頌

為工部郎中倪鏡母安人曾氏作鏡字汝公閩縣人嘉靖丙戌進士

吳文端公傳名一江節婦傳吳龍妻

阿寄淳安徐氏僕庾山樵者說江西陳文

顧先生誄名潛

祭亡妻徐恭人文此先妣也諱楚雲餘杭人封安人贈恭人

祭尚書潘公文代王方伯作公名希曾金華人弘治壬戌進士

祭按察使留公文公名志淑晉江人弘治乙丑進士

祭舉人陳情文閩縣人嘉靖庚子舉人

祭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林公文代三司諸公作

又祭尚書林公文代劉副使作公名廷樞閩縣人弘治己未進士

田叔禾小集卷之六

錢塘田汝成撰

男 藝衡 私抄

銘 頌 傳 說 誄 祭文

西山銘并序

皇帝踐祚萬寓寧謚惟南蠻弗靖騷于海隅馮負谿峒推魁保姦以張狙贇一州九縣咸罹其痛時惟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陶公諧祗承明詔宣誠運籌征蠻將軍咸寧侯

仇公鸞鳩詰兵戎奉揚天力廼十有二年正月
徵集兩廣梟士益以土兵義旅爲師六萬部爲
三軍廼掄三司大夫將軍之良署爲編裨申令
紀律經度馬步險易咸有成畫諸將受命豫而
不愆三道並進薄于西山之阻剴效巢窟昏狡
以披取其渠魁以作京觀四月移師東山暨于
南鄉蠻獠餘息虔慄頓伏願完妻子進比華人
于是兩山之隘夷爲大途商旅通行馬牛宿野
皇帝休嘉議功褒異將校群吏願刻山石以紀

鴻號提督公讓弗許咸有退言蓋聞漢勒燕然
唐銘劔閣鬱而弗紀是使 皇明之隆掩于前
烈也敢固以請公廼許可命汝成緝其事而爲
之銘是役也中軍則僉事黃澄都指揮僉事李
森左軍則右叅政祝續左叅將程鑒右軍則僉
事鄭允璋都指揮同知高睿督餉則左叅政徐
乾紀功則僉事吳大本綜核諸務則巡按御史
周煦銘曰百粵之墟昔維絕壤獠獞生焉獫狁
虺蟒棲厓伏壑不可羈鞅殘我邑閭遂剽公帑

皇帝仁聖化洽軒虞欲並生哉擯而弗誅彼頑
罔悛益驚而盱榛苞棘蔓以速剗芟皇帝神武
眷我炎州旬哉宣哉孰綏遠猷迺命司馬暨于
元侯爰整爾旅南國是柔大憝有憇母殲脅儔
桓桓司馬秉忠無競烈烈元侯臨事而敬迺作
三軍申以 皇命母縱母貪惟爾共令桓桓司
馬烈烈元侯授任嚴明罔敢不邁三軍作氣闐
如虓虎超山邁谿無煩鼙鼓孰作高山超不假
翰孰謂谿深折葦以斷蟻附蜂屯一駭而散巉

巉狡窟闢爲虛開搜剔叢奧獲彼鯨鯢解甲面
縛夾斧以來穴骨剝胃披其體肢有降者醜完
其子妻司馬有令母淫功首萬衆無譁罔敢先
後迺暨元侯躬歷丘畝咻噢瘡痍開釋稚婦粵
人載喜載喜載營如醉之醒牖衷孔明彼逆而
死我順而生惟二公之仁達于 帝庭粵人有
言亂不可嗜各保爾領母越天軌作善者生作
孽者死惟 皇帝之法視此銘紀

錫類堂銘

并序

奉國將軍安河 太祖高皇帝之來孫也系出
鎮平曾祖恭靖王祖鎮國將軍其父輔國將軍
鐸代有明德敬事耆老而肅閑有家動遵典則
大梁李夢陽之誌賈夫人也叙輔國之賢與奉
國之克肖而云人言輔國有子賈氏有甥語曰
胡荈不結瓜蓬根不產麻言生必有種也信哉
嘉靖十二年癸巳河南巡撫都御史吳山巡按
御史葉照上疏言竊見奉國將軍河者明詩悅
禮崇篤彛倫事父母承顏順志就養無方有疾

則翼憂滿容衣不弛帶藥必嘗而後進居母喪
哀慟削肌三年不入燕室此皆 陛下孝理弘
敷儀刑海內而 宗英首善漸被獨深克致斯
事臣又聞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往往酣歌舞競
狗馬泮於淫佚章章效尤而河獨敦守天經扶
馭風教以先黔首宜加褒獎益隆展親使善者
勸而否者激焉敢昧死以聞詔曰可迺降璽書
遣中書舍人扈未通宣諭府第遠近榮之於是
都御史胡纘宗曰惟茲德美不可無識詩曰孝

子不匱末錫爾類奉國之謂也遂題其堂曰錫
類今年庚戌汝成薄游大梁奉國元子睦樺聞
而訪之延賓賓列拜而請曰不腆家君之懿仰
荷龍光願公序而銘之觀示昆仍末末無朽成
頓首敬諾爲之銘曰天地定位孝道爰興惟
皇建極徽猷有恒德教純被萬姓丕承天經地
義率我良能皤皤 宗老世孝同貫明發有懷
頃步爲念朝夕虔恭問安視膳致養致哀始終
無變臺臣疏奏升徹 宸聰 帝曰嘉哉褒章

是崇寵踰九錫賚陋千鍾爰分寶玉疇能比同
表宅彰善大雅是稽錫類維何百祿咸宜穆爾
兄弟暨于妻孥子孫千億吁嗟麟兮在昔魯侯
夷宮樹屏亦有獻子加人一等考叔稱純寤君
發省孝哉奉國芳名偕炳高堂有榮華榜朗揭
受祚于天嘉祥濬發庭秀三芝門標六闕小子
勒銘末著鴻闕

拙客窩銘

并序

橫山陳子體道居貞與世無競嚴大易先迷之

戒味老氏守雌之旨是能宅心玄嘿克伐不行
其言曰巧與拙孰賢也夫輪困之櫟棄于匠石
濩落之瓠捐于惠施以言乎無用則審矣然卒
不失其性以保其真是故鼯以技窮龜以靈灼
涸人善水而溺于水佞夫善辯而斃于辯由茲
而談拙者不猶愈乎雖名譽不彰而禍患不及
昔人有言知我者希則我貴矣誠哉是言也遂
題其室曰拙客窩其友田汝成聞而歸之爲之
銘曰在昔先民貽猷有晰救塞以忠圓巧以拙
我秉其哲蒙世人嗤衆皆鼎鼎我獨蛇蛇臨難
不避當炎不趨棄彼剝削載韜瑾瑜志存參魯
道協回愚捷徑嶮巖拙客不履矩步規行周道
如砥世味甘醲拙客不營餐寒茹淡魂魄載寧
宦以巧敗國以佞傾懿茲拙客保節完名我友
作室揭以表志警取盤銘謔同笏記我用作歌
懲彼僂媚

瑪瑙杯銘

希世偉質出自月氏雪膚朗潔雲采陸離珍同

渠椀陋彼金卮蘭泉玉醴斟斯飲斯受天美祿
眉壽維祺

德雨頌

有序

嘉靖乙巳六月大旱淮浙之間溪壑絕流汚腴
龜圻稂黍焦卷籲天控神迄無響應餘杭令蔡
侯憂之屬病瘥強起率僚吏父老禱于山川三
步一拜蛾伏赤日中氣力綿茶喘汗欲仆父老
憐之爭往扶翊侯謝卻之曰予惟闕狀負譴於
神以殃吾民而重煩父老是愈劇神怒也言未

既墨雲颺馳團如舒蓋覆侯往來日對昆吾散
而彌天大雨滂注四境之外纖霖弗霑吏民朋
覩且喜且異謂侯虔禱致茲甘霖爲玉爲金君
子曰豈其然哉惟德動天因禱而章不積於德
而徒勤於禱雖虔無益也蔡侯愛民如子嘉其
賢者而矜其愚者簡于鞭朴不得已而施之蹙
額睨視讐家兩造諄諄然以道義解之其馭民
之慈有如此者雅雅恂恂無殊韋布解橐蕭然
日啖蔬糲羨餘不入而况於苞苴鯨寡逋賦憫

於催徵則出隸直而代之輸棄償弗紀其操已
之廉有如此者庭有頑嚚犯而不校瞻儀聆判
徃徃赧服而去哀民之艱而稽于期會上官督
過則曰時予之辜罰弗逮賤其容物之量有如
此者昔孟嘗以素節還珠魯恭以惠政驅蝗王
臯以仁化翔鸞劉昆以長者迸虎夫格天感神
彌災毓瑞在昔先哲咸以德徠執此揆之古今
同軌矣詩曰豈第君子民之父母蔡侯以父母
之德子其民而天不降監困以恒陽豈仁覆閔

下之心哉屯膏弗沛因禱而施皇天所以章侯
德也謂之德雨豈溢美乎於是吏民發寤歡聲
四宣播爲歌謠俚而弗雅掇其詞而爲之頌曰
藐藐昊天雨暘弗時六月徂暑蕃鮮明夷空無
寸曠野有狂颶誰因誰控哀我人斯邑有賢侯
我怙我恃恤我痼瘵扶疾而起無事焚巫無煩
徙市秉我精純無勤祝史頓首稽首長跪攄衷
下民何辜懼此鞫凶今寔辜首罰應我躬誰謂
天遠啓齒而通明明上帝有赫其臨求民之瘼

監我侯心鱗鱗膚合漠漠層陰熾熾歆焰化爲
甘霖濯濯甘霖溉彼甫田農歌于畝商舞于塵
桔槔輟響脫襪而眠油油禾穰于占有年比邑
徬徨豈乏牲帛登假無階固請弗獲侯維片言
乞此甘澤萬目仰瞻舉手加額嘉樂賢侯德惟
善政既仁既庶秉心無競秋月冰壺澄輝朗映
帝錫用章因禱而應賢侯嘉樂燁燁令名塗歌
巷詠遐邇同聲何以報之祝侯長生又何侑之
繩繩世卿予也無良明農山曲蕪蓁東菑挾茨

抱犢飫此豐濡嬉遊鼓腹歌以末言諭我邦族

倪母頌有序

論淑善於閨閣而才綜內外德合慈嚴者稽之
覩記罕所指陳蓋骨像應圖織穠協度者麗而
不文披帙操觚頡頏班蔡者華而不典饁耨耦
耕食貧同穴者貞而不姘是以三從易守四德
難周曼鬢藻翹奚取冶容之瑋衣褻弄瓦徒傳
古牒之儀施悅結褵婦行未循於醮誠斷機剪
髮母賢曠跡於前修故取善於章縫尚稱百一

攬徽於粉黛盈萬猶艱聞有太安人曾氏者工部尚書郎倪君鏡之母也系源右族行備諸好莊慧咸詣沉詳不煩尸饗適醴醢之齊佐祀潔蘋蘩之芼綌絺昭澣濯之儉纂組揆縹繪之妍斯其恒職無足揄揚若夫居翫圖史動遵禮則安親惠下爲仁睦族敬宗爲義四書集註諷誦如流諸家法帖亦皆臨寫操籌則察踰宿賈施藥則巧出名醫信哲懿之總會鉛華之冠冕也旣歸倪氏相夫起家英胤夙成蘄拔流伍推蒙

養之始則耳提面命功兼師傅遭辰不競回祿再侵咸豫爲所不底煨燼邑人嗟嘆疑若通神倪君釋褐令未嘉未嘉多近臣法尼弗布安人就養官在日以恬白勗倪君無阿鼎貴倪君卒忤時宰解綬歸田安人則又慰以時命構謬不怨不尤返葺舊廬經紀米鹽雞彘之政以供賓客蒸嘗之費綽有贏貲茲非才綜內外德合慈嚴者耶于是里閭右族莫不敬仰崇爲母師開館下帷從者雲集稽之覩記可謂罕矣今年壽

躋七袞予與劉君以中寔同年誼稔聞懿行偕
奉茲觴登堂納拜迺采鄉曲之譽以需彤管之
編爰綴斯篇用攄祝慶云爾頌曰后王降德內
則猶存端風樹軌業始閨門女教浸衰壺賢寡
視於維安人其殆天授綜理家政莊靜以治在
婦曰順在母稱慈順不詭隨慈不姑息絜矩依
規三黨矜式相夫起家訓子成器士行旣兼父
德亦備知書知禮亦雅亦文祁祁里媛從之如
雲門同都授教比嚴君天錫純嘏登于眉壽日
永萱翻春深桃秀蘭玉孫枝葳蕤繁囿宴林禊
汜雨霽花舒堂羅羽爵園御板輿驩駢子姓慶
洽里閭隱陋鹿門侈羞金谷處順居常是膺多
福疇緝瑤編徵此芳躅

吳文端公傳

吳公一鵬者字南夫長洲人弘治癸丑舉進士
選翰林院庶吉士俄授編修端重雍沉留心世
畧持論和平而有制戶部尚書周經以飛語免
公上䟽言古者體貌大臣進退以禮卽有青譴

猶潤婉其詞弗褻本惡所以長忠厚之風勵廉
耻之節也尚書經行誼未有表異然醇樸束修
秩在列卿即治行闕狀宜令陳引謝事不巖其
名迺今以晡昧之言一朝見廢殆非所以勸率
群工也疏入不報朝議韙之正德初進侍講時
中官瑾盜政朝士見者多屈膝公與同官長揖
而已瑾術之會修 孝皇實錄成吏部奏例進
秩瑾怒曰諸生蠢蠢操筆翰不習吏事翰林固
獸窩耶矯旨令別用公得南京刑部廣東司員

外郎司事最劇而公按法詳讞老吏不如俄遷
南京祠祭郎中瑾誅後侍講經筵如故俄進侍
講學士主順天府鄉試有擿策問中語謂譏切
倖宰者倖宰恚之出爲南京國子祭酒祭酒雖
尊官然近例無以學士遷者頃之進南京太常
寺卿十一年雷擊奉天殿公疏言雷變殷作感
勤 聖心徹膳易服諮求剴直臣愚不敢剽傳
漢儒牽叶洪範五行刻畫徵應然經義大旨幼
習聞之易曰荐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

天之怒無敢馳驅明徵定保聖哲所同 陛下
臨御以來耽沈盤樂姦佞盈庭更相逢誘斧戾
不瞻衮冕之容宮車不聞警蹕之節戲渝馳驅
上觸 天監恐懼修省何俟他求河內江南草
竊充斥貪風日熾吏治不章然讞所叢訛言朋
作覘微卻慮之士竊抱隱憂久矣况天變如此
凜凜哉臣愚不知忌諱幸鑒狂瞽之言嘉靖元
年公上疏曰 先帝繫遊無度闔倖比周姦宄
紛作天心憎穢屬睭 陛下龍飛藩服嗣歷紫

宸海內喁喁想望風政蠱剝之後易致復亨改
弊立德之方宜有本始臣聞惡莫顯於隱善莫
積於微隱微之間在乎聖心所自裁察 陛下
春秋初茂睿智方凝文武之道未布於弛張好
惡之情不嫌於同異宜親樸厚端亮之彥延進
謹言繩約矩度涵養中和然後發皆中節稍自
恣肆則佞諛探逢千方塗效悞戾日堅雖有蹇
諤箴規無自入矣夫君德以剛爲主而柔以出
之則不苛以明爲體而晦以韜之則不刻是以

書規剗虐易戒明夷假令持嗃嗃屑屑之心忍相操切即家丈人不可以軫育妻子僕妾也而况可撫臣庶於寰中哉 先朝秕政雖猥而縉紀猶張清議雖淆而黎獻未泯自今䟽滯苴弊則祖構可仍足迓平康之治不必眩名改作也虛衷攬善則耆宿咸歸誰無蓋愛之忱不必援新以間舊也夫臣以抗法爲忠士以恬進爲節忠節之行每忤君心而逆時好非仁恕之主疇能容之故恭默思道納誨良弼武丁所以興商

也側身修行倚毗元老宣王所以興周也迺今前愆不抵於幽厲 陛下英明之譽允並武宣改弊立德以致中興下慰民心上答天眷臣犬馬不勝惓惓公 知時事 故微諷及之尋進禮部右侍郎 勅詣 獻陵題 主公念與中貴勲戚同事恐其下弗戢迺䟽言今歲涿州以南達於帝鄉橫被災沴閭里蕭條宜節省以甦羸憊恐隨行儻從或挾聲焰凌轢需求者請勅禁之 上善其言事竣歸命以所居官兼翰

林院學士入東閣時 上以

群

臣張桂之

日駸駸焉

矣公遇之澹如璉

萼交妬之遂以禮部尚書出掌部事時宗藩失爵及群小無藉干澤者皆援

功萼又曲爲

之請公一切不聽萼愈益銜之會萼改吏部遂請加公太子少保改南京吏部八年滿考引年乞休 上允之命給月俸三石輿隸四人自是徜徉林壑者十二年年八十一卒計聞賜祭葬如制謚文端公襟宇溫粹無懽忮心御事若無可否而涇渭皦徹策足要津遭罹射嫉無釁可宣用能履虎不啣名節兩全云

論曰自國初來侍從元老謚文端者兩人太和王公暨公而已王公歷事五朝操履綽厚進秩師傳景泰天順國是反復不殄其名榮壽考終與公畧等而吳人言公之待陸太宰完也酷似師德太宰柄用時待公落落公亦無書抵之及戍閩徼公顧訊候不絕太宰愧且嘆曰吾爲吳公包容久矣廬陵羅公欽順者狷介無雙負世

重望慎許可獨雅敬公於其沒也哀之以文曰
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詩人所美於公見之又曰
要路多迷良心易喪彼方疾驅公獨能讓嗚呼
觀此可以想風度矣

江節婦傳

江節婦者杭州前衛舍人吳鼐妻也祖玘進士
官叅政父溥懷才抱德舉于有司以砥名自負
節婦生而酷似其父故嫔操斬然年二十而伉
合于鼐甫三年而鼐卒箠焉離索者三十有一

年荆筭非屨無復外除雖歲時吉慶衣不純采
也深扃簡出即鄰媪罕覲顏面兄弟往踣門而
晤之或議其竣則曰禮已嫁兄弟不同席坐也
而况予娶居者哉綜理家政纖巨有倫措物皆
有恒所子非奉命不敢輒徙之兄嫜綱漕虧運
鬻室以償直應中判節婦讓畀百金姑乃嘆曰
賢婦也遂不食於長子而依節婦以居尋卒殯
葬之具皆節婦營之一不煩於兄嫜其孤黠也
幼有良質茹感提攜以冀成立哀至則壅樹而

啼曰嗟乎此未亡人之所以恐死須臾也延師
訓之不中程約則怒且罵曰寡婦之子以姑息
敗吾敢煦煦施禽犢慈哉故今點也文行卓然
皆母教之力也 國制節婦踰五十者得旌異
其門閭鄉老將如例以請節婦聞之遣其孤謝
曰妾不幸少失所天不即捐軀相從地下而伶
俜苟活奄忽棄榆亦已多矣若重煩父老瀆官
司以覬丐恩澤是以未亡爲幸也竊獨耻之謹
謝勿舉其孤涕泣以請則又曰婦人修德帷墻

聲不出閨闔而外人知之必爾銜吾以掠利也
點懼議已寢矣其友張乾元謂節婦懿行流伍
所稀不揚無以激俗迺約交好數人白事郡中
郡中上之御史時同上者數人御史槩覈之節
婦驚嘖曰誰爲爲之覈實以格詐也行且闔棺
而令人以詐疑我我何以堪之其亟止勿報點
皇恐奔告於予予曰噫介哉節婦之心乎修德
而逃名縉紳先生之所稀覯也得之婦人不亦
可嘆已乎雖然表淑而章化者閭里之公也核

寔而褒崇者官司之法也顯名而錫類者孝子
之忱也三者並行不悖事惡可但已哉往予代
匱儀曹也天下以節孝上者歲可百人吏胥以
尋常眇之束諸几閣必再駁再報或彊有力者
獲之以綿窶湮沉者無筭矣而予從祖姑之適
賈氏也守志四十年有司再上而再卻之其孤
綿以窶莫能營幹矣予憮然特請旌之且請自
今節孝由郡縣舉者下御史覈之由御史及藩
臬兩司舉者旌而弗覈故今恩典稍稍優假而
予之提學嶺南也舉節孝者三人于閩舉八人
誠憫其難而欲亟其報也夫婦人喪匹離居與
死等爾伏匿閨闈淑懿難詳委巷之游談又率
以寂淡之辭雷同觀聽故覽者往往忽之况乎
薄俗淫夷真僞莫辯駁之議法令宜然然天
澤不可倖干鄉評不可屢假語曰無論虛實竟
終以覲若江節婦者耻末俗之雷同而飾行逃
名幾于辟世可謂加人一等矣故爲之傳以慰
節婦且以俟觀風者采焉

阿寄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二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廼費我藜羹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廼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暮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

延師教兩郎旣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緼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番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匪良

獻苦否且德色也廼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
相嫠人撫髻種而株守薄業戶祚彫落溝壑在
念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廼肯畢
心殫力昌振鎡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是豈尋
常所可及哉嗚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
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
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
若然卽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移此心
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庾山樵者說

在昔庾山之麓有隱君焉曰陳君文咳者君之
言曰尚父稱佐命而業始垂綸仲尼抗浮雲而
名成執御古者哲士孰不有託跡而寄情者予
庾山之產也予將託跡於樵乎因自號曰庾山
樵者或有訊隱君者曰吾聞賞適者必擇名山
棲遲者恒專勝壑故箕阜有長嘯之宇姑藐有
綽約之廬廼若庾山者南紀之支巒炎徼之阨
塞也公何樂此而引以自居也隱君笑曰公不

聞之胡馬北風越鳥南枝物各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爾未聞巢由擇山而往也故鑿坏踰垣同歸飛遯谷駒金馬均號陸沈何必踪躡崆峒調齊箕穎而後爲名高哉古之逸民力本者隱于耕臨川者隱于釣規甘毳以孝養者隱于屠亦各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爾未聞逸民往必合轍者也于是訊者惘然求隱君所以託跡寄情者而不得其說遂從而爲之辭曰傳有之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夫謂樂山者非必晞髮危嶠息影

長林也蓋其心安於義理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賞適所鍾多在於山爾得無君之自託於廋山也其殆厚重不遷者與古樵者審時致用草木黃落然後斧斤入山林而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有爨理之義焉得無君之自託於樵也其殆審時致用者與周室中衰友道凋喪而伐木之刺興其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蓋因樵者以起興取其同聲之感得無君之自託於樵也其

田叔才集卷六
三十一
殆憫友道而惜同聲者與其後隱君卽世百餘
年而其曾孫鸞者主簿餘杭述其事於予予曰
何哉而翁之所託跡而寄情者吾將廣其說焉
古有被裘公者六月負薪延陵季子顧道傍遺
金而命之曰盍取遺金被裘公瞠目而視曰焉
有六月被裘負薪而肯拾遺金者其勵操絕俗
如此得無君之自託於樵也其殆慕被裘公之
風而興起者與迺今主簿君之爲餘杭也餐水
嚙蘗一介不取有隱君之風焉然則廩山之樵

遺謀於子孫者遠矣不然何世濟其美若此也

顧先生誄

嘉靖十有三年三月西巖顧先生卒先生諱潛
字孔昭吳郡崑山人世有聞儒揭爲右族先生
神茂髫齡業隆弱冠韻宇超遙乎物表孝友敦
穆乎庭闈弘治丙辰登進士高第釋褐庶吉士
讀書翰林每應閣試數注首卷大學士守谿王
公碧川楊公爲時哲匠咸開鑒賞竒其文有直
氣曰是當以言顯迺薦監察御史出按山東河

南察視馬政蠹弊悉芟畿輔頻災再陳救荒之
策舉中肯綮會儉人祝祥以光祿少卿附外戚
躋臚仕崔志端以羽流遷宗伯抗疏論之 孝
廟嘉納悉爲停罷遂以吏禮二部會舉督學京
畿表迪有方俊髦胥服凡在大冶莫匪祥金輿
議歸之謂師模比之陳士賢也 武廟登極演
無逸之謨劇切權倖逆瑾憾之出爲馬湖府守
頃以他誣落職閉關却掃類敬通之見抵委心
寄傲感靖節之歸來縉紳寃之交章薦白竟阻

格例而先生亦優游林壑絕意仕進矣其子夢
圭與予三仕同所悉其世家遂述誄辭樹之美
道以寫哀慕云爾其辭曰於惟洪族佐夏而興
支流葉散茂於延陵奕世丕顯東吳莫京高門
戟列廣里珂鳴烏臺舊價黃閣新聲氏祚旣綿
哲人紹止玉質幼章山儀竝峙容與書林翱翔
道軌濬思河懸屬辭波委駿屈盧駒鋒靡賈壘
策名桂籍拔雋冰壺鵬搏海嶠豹別天衢掄材
惟梓在器成瑚亭亭峻格侃侃昌謨飛英東觀

聞達中樞曰茲快士風度甚都簡之憲府以急
時須受命攝職砥節忘躬茂彼回曲抱爾朴忠
孰擊匪隼孰避匪驄五侯戢翼百辟趨風首綜
馬政秉心塞淵再陳荒策惠浹顛連蠹賊是屏
溝壑是延兩河旣渥八輔咸漸孰以清卿而援
戚闕孰以黃冠而參九列抗疏攻之霜稜截稟
帝曰俞哉爲爾停輟朝彥咨嗟宵人齟齬仗荷
聖明孤危莫折錫以璽書典學畿甸標準有儀
惠訓不倦髦乂知歸澆漓一變有迪甄陶無然

畔援顧後陳前未之或先 康陵初服袞闕是
憂迺述無逸迺獻遠猷迺訐佞效之靈修大
闔側目群小崇讐一麾出守播彼遐陬嗚呼哀
哉憐怒未蠲矯誣報罷解組無慚巾車夙駕南
國逍遙西巖清暇室有詩書堂羅樽竿投分羊
求追蹤鮑謝春煦秋陰灌園行稼曾是經綸施
之林下嗚呼哀哉冢嗣卓立作世模楷文雅承
基忠貞繼佩蹇予小子耻躬不逮昔也同袍今
焉聯袂襲德懷芬若紉蘭茝先懿孰聞曷勝嘆

慨嗚呼哀哉佳城葱鬱宿草綿芊玄臺可作願
爲執鞭福以後裕行以號宣陳辭節惠勒之崇
阡嗚呼哀哉

祭亡妻徐恭人文

歲在丙申月應無射日維重九田子僑寓于河
江時商飈怒號百卉搖落物蕭條而非故歲荏
冉而欲適田子感旅况之無聊悼淑配之不祿
新淒久念輻輳于衷迺擷菊陳醑抒情以奠哭
之以詞蓋不勝其嫵婉之私而少掩其風雲之

志也詞曰嗚呼幽明之別歲序忽周子藉鬼錄
我汨世流大鈞陶物生浮死休靈魂縹緲何息
何遊自我別子運命迤邐捐我家室絕域播遷
依依僕從奉我周旋歸心忉怛以日爲年子昔
別我握手云約我雖萬里魂必我託我聆爾言
升號以索在耶否耶邈不可度家公昨報妾孕
得雄念子弗覲悲喜駢胷昔子將往默祝顥穹
冥途可返還嗣我宗我今在遠弗覲兒容似耶
否耶訊之曷從疇昔之夜夢子來思焯焯其貌

燦燦其儀貽我尺綺五色陸離云自帝所天孫
所治我欲子即子矯而辭真耶否耶祗慘我悲
舅姑在養便便福履暨爾二親莫不燕喜蘭玉
其兒雅稱我子既勤于書亦習于禮子而得此
可謂不死知耶否耶誰使告爾爾魂如在求託
我身無東無西而我附因蠻陬絕裔筭嶸嶮
百怪出沒以怵爾神惟吾與爾異體而親悼爾
求夜眷爾良晨含哀一奠淚不可振

祭尚書潘公文

代王方伯作

嗚呼人孰無知知己者稀亦孰無感感恩則悲
嗚呼我公而止於斯寂歷泉夜孰究予思歲在
屠維河水滔陸沸鬱民萌蕩遷陵谷當宁軫憂
尺一繩督百吏震惶累迹重足赫赫皇命維公
將之按節而臨徵謀群司噉沓盈庭孰辯雄雌
蹇予小子防川是職夙夜宣誠艱險陳力千慮
之愚效一或得公曰旨哉乃言底績乃措于理
乃播之章乃灑乃引歸流湯湯經川橫渚乃復
其常公曰休哉乃績之良懿茲洪猷寔公巨美

公讓不居謂予小子推轂明庭俾之代理嗟予
何能辱此過舉先民有言無德不酬矧於知已
義重山丘公胡所苦一疾彌留明幽未訣報稱
無由亦語于人胡爲之遣亦銘之心胡覲之面
玄隧沉沉宿草剪剪萬里緘辭寄此雙泫

祭按察使留公文

嗚呼維公德以宣政才以綜難智以酬變介以
守官正德季禩吾郡多艱朋閤鼎鼐槌剥筑單
公來牧止風度凝端惠流威立植孺鋤姦農歌

服畎賈扑通闖非公之德孰墜彫殘郡屬衝津
交檣戛勒百務絲紛左凌右趁公來尸之端居
雅鎮治具畢張經提緯順揭揭輶車恢恢游刃
室肆樽壺庭延紹擯非公之才疇能董振逆藩
餒禍穢徹中宸翼以克寺比虐狂狷公曰彼哉
覲如偶人無觸無侮行行閭閻寺韜衷甲姦宄
是因公曰彼哉蘊火自焚無激無弛警備潛申
浹辰難作卒隕其身非公之智孰殿荒屯俗高
侈競供億繁滋公裁浮靡約已裒施飲冰茹檗

日抄卷六 二十七
遑恤其私公邁于楚巾車日脂帑有羨錙囊無
別貲吏慨以服民頌而悲有聞疇曩益詠今茲
非公之介孰抱遐思蹇予小子名慚穎見暨我
伯兄束髮鄉薦公曰偉哉彬彬雙倩駕勸計偕
筐承賓燕宦學睽違莫陳壤奠執徐獻歲公疾
彌留胡憇黃耆以求徽猷隧門宿草華表垂楸
攝衰瞻拜愴怳夷猶恩懷廿稔哀惆九秋泉臺
縹緲公其鑒不

祭舉人陳清文

日者吾子下第南歸值予行部子不我覲而殷
抱顧慕比予旋舫報子物故乍詫徐悲涕淚深
墮云子前此浪聞我還泝流百里以迂我駐艇
沙灣不遇而去邁疾靡安負簞信宿溘爾彫殘
噫何忽耶豈觸熱耶抑竒疾颺起而醫不哲耶
子雖宦家而寔單裔聞子伯兄兩月前逝昆季
咸傾子無一嗣老母在疚寡妻在制伶仃傳傳
何依何恃嗚呼傷哉予方抱瘡炎勤作之計非
旬月弗理未遑撫汝哭汝而念汝無已先遣汝

友攝辭臨門以訊汝魂俟予少間還當撫汝哭
汝慰汝母氏量吾力所能爲汝經紀嗚呼傷哉
茂年藻思屬望無涯柰何以瓊瑤之質而發薜
鷓之華冥冥漠漠知耶否耶嗚呼傷哉

祭尚書林公文

嗚呼維公五福之會八閩之英人居其歉公集
其盈文以魁程才因歷試中外翱翔登于三事
公之筮仕名肇兵曹籌廻邊務勝決戎韜 帝
憐吳郡財賦之封迺掄良守而公是庸公來牧

之愷悌以綏政先其本智通于時教刑髦俊惠
洽惇發頌騰往昔無斁今茲行晉叅知遂陳歸
養容與林泉超軼塵埃粹節瓊輝高情風抗
寵召自天叅藩長臬繼轄旬宣賢聲益烈入佐
蘭臺出撫京甸彫瘵來蘇沾危斯奠屹屹崇關
威行武晏筦鑰扃嚴邦之司殿 帝懷明績倚
毗寔隆稍遷司馬連陟司空綜程畫度纖鉅必
恭百材殷作費擗工崇弗淫弗窳咸協于衷
帝憫劬勞暫解機務擬覲徵書忽騰哀訃嗚呼

傷哉簪纓之胄父作子承四葉宮保再世元鄉
福駢齒達疇能匹京持盈履滿益秉謙虛暑無
謝客病無輟書弗隨弗矯道合卷舒進儀朝著
退表鄉閭某等攝職茲邦方欣仰岱問政稽疑
紉如蘭佩無幾摳趨胡然捐背陟降庭除猶聞
警欵聊奠一觴寫此哀痍

又祭尚書林公文

代劉副使作

嗚呼維公洪閎鼎貴寰宇知之宦業光偉國史
書之生榮死哀褒章卹典朝議貽之眇予小子

卽有陳述亦贅于辭獨以知遇之恩未稍報稱
百一千一冥冥漠漠曷已其思憶昔留都公爲
司馬予以樸檄代匱屬下公乃識拔流伍之間
延引優假竭蹶騫以馳驅肝膽傾瀉予旣宅憂
而公晉司空及予補任備屬共工 廟陵殷作
百劇紛叢盖頭蓬不暇櫛衣裂不暇縫公以舊
識委毗益崇竭蹶騫以馳驅夙夜靖共夫公以
練達之明而問道朦昧以弘毅之才而取力綿
毳進則吹噓退則督誨俾得展手揚眉無忌無

諱予既外補而公乃咈然謂予勞倍賞薄何以
明賢嗚呼受德無涯圖報未竟黃腸書局孰徹
幽聽有淚不及泉有祿不足贈聊長跼而抒懷
昭予言之匪佞抱鬱鬱以終身指蒼天以爲正

